

时隔二十年，曾经生机勃勃的村庄逐渐老去。而那道从我记事起就存在的陡坡却依然固执地横在两块玉米地中间，如暮年老人经过岁月洗礼后驼起的背，沧桑无力。就是在这道陡坡上，爷爷背着我只走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。

记忆中爷爷的背笔挺而结实，如一棵伟岸的松。已经七八岁的我，依旧习惯每次在上陡坡时，理所当然爬上爷爷的背，感受来自他身体的那份温暖，看着他毫不费力，一口气将我背上顶。而这些行为也成为我两岁姐姐嘲笑我的借口，她总是跟在身后一脸坏笑地冲我吐舌头：“羞不羞。”而我总是不以为然得意扬扬地晃动着小腿回她：“是爷爷非要背我的”。

小时候放学回家，母亲下地未归时，我便习惯跑去爷爷家蹭饭。每次快到陡坡时，我便扯着嗓子大声呼喊爷爷，爷爷的耳朵特别灵，不到三分钟便会出来，然后下了坡笑吟吟地半蹲下身子，看着我如猴子般窜上他的背。一回到家，爷爷就将奶奶藏在瓦罐里准备卖掉买化肥的鸡蛋拿出来，一边念叨一边熟练地将鸡蛋打到碗里：“给妞妞放两颗鸡蛋，麻油多点，炒一大碗香喷喷的米饭。”那麻油和着鸡蛋在大铁锅里炒出来的炒饭，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炒饭。到了冬天还未放学，便开始惦记爷爷炉子抽屉里的烤红薯，那红薯总是掐着点熟，不早也不晚。而放学后最期待的就是看到爷爷，爷爷总是早早等在校门口，从他那已泛黄的中山装口袋掏出几毛钱塞到我手里，然后嘱咐我下午上学时再花。而我总是乘爷爷做饭的空档，迫不及待溜到供销社，将那一两毛钱换成糖果。可爷爷下次依旧会偷偷塞给我一两毛钱，而我依旧还是会出賣爷爷。

记忆中为了让我留宿，爷爷总会以金钱的方式诱惑我。一毛不行两毛，两毛不行三毛，直到将我心甘情愿收买。可我还是经常出尔反尔，半夜里哭着找妈妈。爷爷只好大半夜再把我背回去。有一次夜晚下雨，我在收了爷爷贿赂后照样哭闹着找妈妈，爷爷只好将装粮食的袋子罩在我身上，然后背我回去。经过那道陡坡时由于道路湿滑，爷爷失去重

心，在倒下去那一刻，爷爷的一只手始终紧紧托着我的屁股，所以倒下去后我依然趴在爷爷身上，没受一点伤。浑身湿透的爷爷从泥泞中挣扎着站起来，举步维艰地将我背回家。到家后才发现胳膊和手腕都在淌血，那血水混着泥水浸透了泛黄的中山装。父亲终于忍无可忍地举起他的大手，爷爷如一座雄伟的山挡在我的面前，最终父亲抬起的手搁在半空中，又无奈地落下。

“爷爷，我的脚已经到你屁股底下了。”“爷爷，我的脚已经到你腿腕了。”无数个春夏秋冬，我习惯性地趴在爷爷背上伸直脚比画，无所顾忌地向爷爷证明我长大的速度。可我却从未留意过爷爷昔日笔挺的背是从何时开始微微驼起，是从何时开始承受不了我日渐长大的身体。

上初中后，我只有暑假才能回老家。虽然已十五六岁，可爷爷依旧习惯一日三餐从他家到我家奔波几个来回唤我吃饭。而我跟爷爷总会在经过那道陡坡时不约而同地放慢脚步。

随着我的长大与离去，回故乡的次数越来越少。年过七旬的爷爷将玉米、豆角一大袋一大袋地从四五里外的地里背回家。这条昔日走起来并不遥远的路，如今爷爷要休息好几次，然后再骑着自行车走三十多里路送到城里。虽然劝他好多次，这么大年纪，就别再骑自行车来回跑了，城里什么都买得到。可他总是笑笑：“买的哪有自家种的好吃？放心吧，爷爷还硬朗着呢！”年复一年日复一日，爷爷在这条路上奔波了无数个来回。直到有一天爷爷连骑自行车的力气也失去了。

在一次从城里回乡下的途中，爷爷被一辆拖拉机撞倒。围观的人与司机执意要将爷爷送去医院，可爷爷休息片刻后硬是挣扎着站起来，告诉司机他没事，不需要去医院。就这样爷爷忍着疼痛骑着自行车回了家。可没想到第二天腿就肿得跟面包似的，下不了地。就是这样，他依旧固执地不肯去医院，还一个劲儿地责怪奶奶不该通知我们回来。我板起脸严肃地说：“爷爷，你要是不去医院，耽搁了治疗，以后就再也不能给我送玉米了。”爷爷像个听话的孩子点点头：“我



月光城 散文

驮起岁月的脊背

安小花

去，我去，我这就去。”到医院的检查结果是轻微骨折。医生说爷爷年纪大了，不适合做手术，只能打了石膏回家慢慢养着。

爷爷这一躺就是大半年，腿伤养好后虽然能下地走路，却再不能骑自行车了。而他的背也再承受不起背着玉米从地头到家这四五里的距离。于是爷爷在家附近开了一小块荒地，种了我爱吃的红薯。爷爷虽然不能再骑自行车，可到了秋季我依旧能吃到家乡的玉米跟豆角，还多了爷爷亲手种的红薯。那些玉米跟豆角都是平日邻居送给爷爷的，他把这些都攒起来，等攒够一大袋就背到离家一里地的马路边，以一包烟的代价说服城里的大巴车司机给我们捎去。

随着爷爷年龄的增加，他那逐渐驼起的背已经失去将一大袋玉米从家扛到马路边的力气了。于是他只能将装玉米豆角的大袋换成小袋，拜托邻居给送到马路边，然后坐大巴车送到城里。

突然一天，婶婶打来电话，说爷爷去她家地里给我们掰玉米，天黑还没回去，于是我跟父亲连夜回乡找爷爷。可村里地里都找遍了，就是不见爷爷踪迹。正当我们快要绝望的时候，邻村一位乡亲将爷爷送了回来。爷爷头发有些凌乱，中山装上罩了一层黄土。他颤巍巍将肩上的半袋玉米放下来，然后递到我手里，嘴里自言自语：“幸亏没丢，幸亏没丢。”那晚爷爷着了风寒一病不起，睡梦中不停地重复着：“我的玉米，给妞妞的玉米。”爷爷整整躺了一个月。以往还能到陡坡前眺望远处的田地，而今爷爷的活动范围就只局限在巷口到巷尾。那段日子里，爷爷时常坐在巷口，朝着城里的方向张望，一坐就是一个下午。

再想念我们的时候，爷爷就会托人捎话到城里。只要我们回去，他便开心得像个孩子，拄着拐杖忙里忙外，翻箱倒柜，将罐子里存放的老咸菜，箱子里储存的红薯，邻里们给的小米，分门别类装好。

弟弟出车祸那年，我们全家都沉浸在悲痛中，而黑夜以继日在医院轮流照顾。这个消息未敢告诉爷爷。所以后来的几个月里，爷爷都未见到我们，几次捎话说他很想念我们，我们都没放在心上。直到有一天，在医院接到邻居的电话，说是爷爷来了。见到我那一刻，爷爷像个孩子般拉紧我的手号啕大哭起来。他呜呜咽咽地说：“我把带过来的东西丢了，玉

米丢了，红薯丢了，老咸菜也丢了，都丢了……我以为走错了地方，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……”曾经一米八四高大伟岸的爷爷，此刻像一个弱小无助的孩子。

爷爷老了，曾经结实的背再也驮不动任何东西，甚至连自己的身体也驮不动了。所以端午节再也吃不到爷爷送过来的粽子。爷爷的生日是五月初一，这两年我已习惯在爷爷生日这天回乡送粽子，给爷爷过生日。当我提着蛋糕跟粽子进了院子，却只看到奶奶孤单的身影。奶奶告诉我，爷爷一大早就去了巷口，而我今日却走了另一条路，所以跟爷爷错开了。奶奶还告诉我，爷爷近日来越发觉少了，无论起得多早都不午休。除了吃饭，一整天都坐在巷口，从日出到日落，就那么坐着，也不说话。我放下东西朝巷口飞奔而去。阳光下爷爷戴着草帽，佝偻着身子独自坐在巷口的石头上，像一尊陈年的雕像。不远处三个一群、五个一伙乘凉的乡亲冲爷爷喊：“老爷子，你孙女回来了。”爷爷依旧一动不动坐在那里，望着远处那条通往城里的路。我走到爷爷跟前，轻唤他，他回头看到我，深陷的双目中闪过一丝惊喜，就那样不言不语冲着我笑。我拉起他的手正欲开口，却突然闻到一股刺鼻的味道，低头一看，爷爷的裤子湿了一大片。突然间我的心生疼疼。

回到家我说服爷爷换下衣裤，奶奶却极力阻拦不让我洗，一个劲儿地说：“味儿不好，味儿不好。”爷爷像个孩子似的笑着坐在阳光里，看着我洗衣，扫院，做饭。我一边忙碌，一边学着小时候爷爷跟我说话的口气：“爷爷，今天给您包饺子，高兴不？”爷爷连声答应：“好，好。”我跟奶奶包饺子时爷爷坐在旁边，不时提醒：“包大点，小饺子不好吃。”“我小时候您不是告诉我，饺子越小越好吃嘛！”最终我将这句冲到喉咙边的话咽了回去。饭后，爷爷望着镜子里自己那张蹭了奶油的脸，笑得皱纹和衣服褶皱连成一片。我问他：“爷爷，您今天过多少岁生日呢？”他想了半天，吞吞吐吐回答：“好像是87了，对不？”我说：“对，那您属什么？”他又想了半天，一脸尴尬地笑笑：“不记得了。”奶奶走过来问他：“老头子，妞妞属什么，你记得不？”他想了想说：“妞妞属猴，八月十九的生日。最爱吃玉米和红薯，还有……”

我别过脸，两行泪水从脸颊滑落……